

## 假如我活在 19 世紀的美國

張廷碩 (105031247)

給任何看到這本傳記的人:

你好啊，雖然不知道你是在甚麼樣的因緣際會下獲得了我的這本傳記，但想必你一定也是像我一樣的冒險家吧!否則怎麼會找到同為一位探險家的故事呢?至於為甚麼我要寫下這本傳記呢?我想在我註定不凡的一生中，替我自己留下一些存在過的痕跡，至於為甚麼我會如此臭屁呢?就請你先看下去吧!

先跟你自我介紹吧!我叫做安德森·強恩，出生於西元 1780 年的喬治亞州，也就是美國剛獨立的幾年，而我爸也正是曾經打過美國獨立戰爭的將軍。小時候常常聽他提起過去戰爭的事，英國是多麼的討厭，而儘管法國促成了美國獨立的成功，但其實法國也就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罷了。

也許是聽多了爸爸談論起以前家族來到北美大陸開拓的故事，讓我時常幻想著未來也能成為勇敢的拓荒者。為了這個夢想，我積極的學習攻讀印地安人的語言，希望有朝一日能以這項技巧為機緣踏上拓荒的冒險。而很快的，機會就來了。

1801 年，也就是我 21 歲那年，西班牙與法國秘密簽訂一項條約，使廣大的路易斯安那土地成為法國的領土。這對於美國無疑是噩夢一場，整整一塊幾乎跟我們領土一樣大的殖民地阿!法國直接卡死了北美大陸的核心區域，其中更包含了我們重要的貿易港口---新奧爾良港，拿破崙想建立新殖民地的野心可想而知。不過事情當然沒有法國想的那麼順利，遙遠的歐洲大陸不斷爆發的戰事使得拿破崙忙得不可開交，更別提同屬於法國殖民地的聖多明哥也是叛亂不斷，使他們根本無法再派兵駐守再路易斯安那。

於是在 1803 年時，他們毅然決然的向我們詢問是否要收購路易斯安那。儘管法國還是向瘋狗般的開出了天價，但這對我們而言無疑是非常好的消息。而我們的第三任總統湯瑪斯·傑佛遜毫不猶豫的便將這多達超過五億的土地全數收購，這樣的行動不僅是對我們這個新興國家的一大激勵，也直接確立了我們跟法國間的友好關係。而有了這麼一塊未被開發的土地，也意味著美國將花一些心力來開發這塊未知的土地。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達成了我的夢想。當時收購土地的合約甫完成，傑佛遜總統便派遣其秘書---梅里威札·路易斯上尉前往探勘美國西部未被探索的區

域，工作大致包含探索密蘇里河的上游、哥倫比亞河道等，並製作出地圖；此外，路易斯上尉的任務還包括了與印地安人的交流，以及當地土壤、生態等科學性調查。當時他們為了這趟旅途四處招募各個領域的專家，其中當然包含了專業的印地安語翻譯人員。於是乎，我順利以翻譯人員的身分踏上了這趟拓荒之旅。

此後每當我遇上了我認為是我人生中的重要時刻，我便會將我的心路歷程記在這本傳記上。我想下一次就是這趟旅途結束之時吧！

1803/5/18

*Anderson John*

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消化，我終於能夠把我這段旅程的種種回憶給記錄下來了。

1803 年的八月，我們從匹茲堡出發，開始了這趟旅程。首先我們沿俄亥俄河順流而下，與我們的另一位領隊---威廉·克拉克上尉會合。1803 的年末，我們來到聖路易，一邊在此過冬，一邊等待美國正式的接收路易斯安那，我們也在此處進行貿易與補給，進行遠征最後的準備。

1804 年的 5 月 21 日，我們正式開始了遠征之旅，然而一開始天氣實在非常惡劣，我們僅能以緩慢的速率行駛，也趁空閒時進行生態調查。當年的七月，我們來到了印地安人的領域，此時我們也陸續遇到了歐多族與密蘇里族的印地安人來訪，這也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像他們說明我們的來意，並希望我們能和平共處。很慶幸我的任務成功了，但我們並未真正完成任務，當地最凶猛的印地安部落---泗族才是最難以預測的因素。8 月 31 日時，我們透過奧瑪哈族人與泗族進行第一次會議。而很幸運的，泗族接受了我們的友善，會議以雙方愉快握手畫下休止符。

在接下來的一段日子裡，我們終於得以享受得來不易的寧靜。路易斯上尉決定暫時駐紮在此地進行當地的生物學研究，而其他探險隊成員也以打獵度過這段悠閒的日子。不過當然也不是所有的印地安人都是那麼的友善。還真有幾次對方的酋長對我們展示了抱有敵意也無賴的態度，好在我們冒險隊裡有數個驍勇善戰的士官，才讓這群野蠻的印地安人們不敢輕舉妄動。

隨著我們逐漸朝著內陸前進，冬天隨之降臨了，我們決定在曼旦停駐，度過

這個冬天。我們也在此時加入了我們新的夥伴，包括一位來自法國的商人與兩位印地安的婦女。過了這個冬天，我們便朝西北航行而去了。而隨著航行的進展，我們的路途也是越加險惡，好幾次我們幾乎要喪命在打獵的過程中。而後在六月時，我們來到了分岔點，路易斯與克拉克上尉決定分開探查前方的道路，我則跟著路易斯上尉前進。路易斯上尉選擇的航道明顯較為難航行，但他仍非常確定那就是我們所要尋找的方向。結果正如上尉所說，這便是我們所要尋找的密蘇里河支流。

與克拉克上尉會合後，我們持續的往洛磯山脈的方向移動，並在七月底來到了我們的目的地---密蘇里河沿岸的三叉城。在此處我們的旅途變的非常艱辛，這是由於我們來到了山脈岩石區，水路基本上已經不可行，直到我們遇到了西奧西奧尼族的人，才在他們的幫助下抵達了我們的目的地。

正巧此處是我們冒險隊其中一位印地安婦女---莎卡嘉薇亞家族統領的地盤，他們熱情的接待我們一行人，給了我們許多的幫助，可惜我們得在冬天再次來臨前加緊腳步，在八月便離開了西奧西奧尼族。然而儘管我們已經加快了我們的步伐，我們仍沒能在開始降雪之前脫離這險惡之地，慶幸的是我們在一片平野上遇上了一群有善的印地安人們，總算獲得了良好的休息與食物，也在幾天後回到了能夠使用獨木舟航行的清水河，便由此順流而下；儘管此處急流眾多，但路易斯上尉絲毫沒有想要停下來的意思，我們便順著一股氣勢勇往直前。終於，經過了許多的失望，我們來到了美國的另外一頭，映入我們眼簾的，是一望無際的海。我們也就順勢在此處紮營準備過冬。

在我們準備回程的同時，我們也將一些簽有名字的小本子送給當地的印地安人們，作為流傳給後世的證明。回程的路上由於有了經驗問題並不大，沿路上的印地安人也多半歡迎我們的再訪。最後我們在 1806 年的 9 月 23 日回到了聖路易城，使這趟一萬三百公里的旅程在市民熱烈的歡迎下有了完美的結束。

1806/11/21

*Anderson John*

說來諷刺，只恐怕我的第三篇傳記，就是我的遺書了。

在旅程結束後，我被政府招聘為往後美國西進開發事宜處理的相關人員，並且同時負責處理印地安人處置的相關事宜，我也因此再沒有能夠踏上征途的時間與機會了。有了那次成功的遠征後，其他冒險隊也陸續前往探查，不過多半也都是政府派遣或探險興趣所致，並沒有太多的美國平民願意做如此瘋狂且沒有保障的事情。我想這是因為此時大部分會選擇前往西部探勘的多半也是為了自己利益的人們，當然也包括了許多的獸皮商人，那麼做的用意當然就是為了壟斷市場；而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他們所放出的消息多半是假情報，讓大部分的人對於西部的印象似乎還是一大片的荒涼。

此外，那群貪婪的商人普遍認為西進最大的麻煩仍舊是印地安人。在他們的想法中，印地安人不只粗魯又野蠻，最重要的是，印地安人普遍未開化，因此將他們玩弄在手上並非難事。只要講些好聽的話誘使他們讓出自己原本的土地，讓他們認為自己好像有被照顧到就行了，而這項計畫也確實相當的成功，大多數的首長都是毫不猶豫的簽下了一張張的合約；就算真有些較為聰明的酋長，也只要使用權勢逼迫他們簽名就是了。至於所謂替他們保留的土地，僅僅是一些美國不想要的貧瘠地帶如密士西比河沿岸。如果他們想反抗，那麼美國只要把簽字文件拿出來，就能證明毀約的是那群死無賴的印地安人們。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在 1820 年提出這項法案的隆谷少校與最初探索美國中部的探險家派克。儘管我再怎麼極力反對，我都無法阻擋這樣已成定局的結果，反倒是我這樣激烈的反抗，讓我自己也身陷在危險之中了，我仍能掛著我的官名，但我心裡清楚我早已成為他們的魁儡了。儘管如此，我仍是持續的希望替印地安人們保留他們最後一點點渺小的權益。

果不其然，前幾天我收到了他們嘴上說是只有我能勝任的任務，這趟任務的內容也很簡單---前去賽米諾戰爭前線試圖說服印地安人停止戰爭。其實已目前的情勢看來，這也只是請我去赴死而已了，畢竟我想賽米諾人們心中也明白，他們已經是背水一戰了。不過若我能成功，或許我還能向大多數美國人民證明我們仍然是能夠與印地安人和平共處的，只要想到還有這個可能性，我便不可能放棄這項任務。

若這篇傳記最後是停在這裡，那麼就是我將我的命投入了我一生最愛的一件事了吧!那麼我想我也不會後悔了。

1836/3/7

*Anderson John*

**參考資料：**

希爾曼著；呂石明譯，1980，《美國西部拓荒者》。台北市：自然科學出版社。